

文藝建設叢書

拍碗圖

田間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文藝建設叢書

拍碗圖

田間著

文藝報社編輯

· 編 委 ·

丁玲 田間 陳企霞

康濯 蕭殷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870 • V 13 • 32 K / P. 132 • 辛 4,2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 00001—20000 冊

• 發 行 者 •

三聯 • 中華 • 商務 • 開明 • 聯營 •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練，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一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編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夠推動文藝運動的翻譯作品和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文藝報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前記

有幾位同志和讀者，關心這本書，並且給了鼓勵，給了意見，使它在未印成單冊之前，得到某些修正。這裏，我在書的第一頁，致以誠懇的謝意！

田
間

一九五〇年十月・記於北京。

目次

前記

開場白

第一篇 假手打着真旗

第二篇 苦人偏遇難關

第三篇 各露各的尾巴

第四篇 擺出白臉黑心

第五篇 各打各的算盤

第六篇 是仇人仇難解

第七篇 人是錢錢是人

第八篇 見事才見人心

第九篇 台也假戲也假

第一〇篇 老宋找共產黨

第一篇	心病要心藥醫·····	七
第二篇	紅花要綠葉扶·····	七
第三篇	人要多受教育·····	八
第四篇	老財也喊討吃·····	九
第五篇	癩鬼也想訴苦·····	九
第六篇	恆山太陽變了·····	一〇

開場白

寫人民翻身的書，已經不少了。別人寫得好的，我不敢照抄，別人寫得壞的，我也不敢學。大家會記得：在我們農村裏，有成千成萬村幹部積極工作，許多人物已經是名傳全國。這些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決不是一步登天，而是經過千錘百鍊。要問他們怎麼錘的，怎麼鍊的？這裏我把宋老小翻身的故事，作個簡單的介紹。

1
白家莊的人都知道：村裏惡霸財主白富貴和村裏討吃的宋老小結了幾輩子冤仇，壓得宋老小，真是難抬頭。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間，渾源城還沒有解放時，這時白富貴聽說村裏有共產黨來鬧，他就想着一件事：他霸佔過宋家的地，逼死過宋老小的爹，又打傷過宋老小的左腿，他想如果共產黨要是在村裏站穩腳跟，宋老小一定要報仇，宋老小一定是共產黨。他覺得這倒是有點怕人：『狗日的這個世界，難道真是要變成宋老小的世界了？』據人們說，白富貴也就在這些日子裏，病上加氣，一下氣死了。

宋老小這些日子裏，也聽說過共產黨三個字，但不知道究竟怎解釋？也聽說共產黨是好，但也知道怎好法。想問問吧，又不敢隨便問人。一天，天傍黑，宋老小正坐在窯洞門口，心上瞎思摸：『我聽說共產黨來了，受苦人能翻身，這話不知是真，是假是真？』他正在這麼想着，有一個武工隊的隊員，剛入村，口有點渴，想找水喝，走到宋老小的窯洞邊。他先問了一句：

『這裏有我們的人嗎？』

宋老小把眼抬起來問：

『你們的人，你們是什麼人？』

那位武工隊員不好說實話：『我們的人是打仗的人。』宋老小似乎有點明白，用手比劃一個八字說：『你們是八字？』武工隊員來回看了看宋老小，見他左邊腿上有點跛，像個半殘廢，又見他臉上很老實，想他不會是壞人，這才說了實話。可是宋老小這時反而不敢相信，又問一句：『同志，你是真八路？』

武工隊員答：『差不了。』宋老小呵了一下，也不說話。不是他不想說話，是一時倒想不出該說什麼話。武工隊員問：『你這是逃亡戶，怎的這口窯裏甚也沒甚，炕

上連一張蓆片也沒鋪？」宋老小一聽這話，嗓子拉不開了，幾乎哭出聲來。他結結巴巴的答：『這是討飯戶，要飯吃的。』

他一說完這話，兩手就把他的討吃碗捧起來給那武工隊員看：『請你看看，這是個甚？這就是我這張臉。這，哪能見人？見不見人，不由自己。不見人也得見人。別看這是討吃碗，比我這張臉還值錢哩。有我這張臉沒有飯吃，有我這個討吃碗，多少能吃兩口飯。人呀！好不值錢！』武工隊員聽他這一說，就叫起來：『你不要再討吃了。要這個討吃碗幹啥？還叫它傳代嗎？』宋老小苦笑一下：『不要再討吃，又該怎辦？反正我這張臉不值錢時，討吃碗還是丟不下！』武工隊員笑笑：『走吧，跟我打仗去！』

宋老小說：『我要是能打仗，那也好啦。你不見我這條腿？只要你們肯要，我也肯去。』他又補充一句：『打仗我也打的，我是在村子裏和老財打仗！』

接着武工隊員追問他爲啥討起吃來？宋老小說：『要聽我說討吃的話，三年也聽不完，你得住上三天。討吃的話，多會也說不完。』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武工隊員問：『你是不好意思說？』宋老小呵了一下：『你

算是摸見我這心了。我一半是想說，也一半不想說。說苦話叫人聽起來，耳朵也要苦的。』武工隊員說：『你就說上一半。』宋老小抬起他那左邊的腿：『說說我這腿。這是叫村裏姓白的老財給打傷的。我爹未死時，我爹和我開的六畝河灘地，老天爺有眼，也能叫我們打了點糧食。』他忽然大叫着說：『可是那狗東西偏說這地是搶了他們的水頭，就要霸地。霸地他不說是霸地，假惺惺地拿出幾個小錢說是要買地，不買也不行。我爹只得說地是能賣，不過賣了仍由咱們租種。地就算白賣了。趕到秋天，他們又見我爹是老骨頭，榨不出多少油水，藉口租子打的不够數，裝的喝醉酒，一棒子打到我腿上。幸而他家長工王福，拼命抱住我，救了我這剩下的半條命！』

宋老小接着說：『我爹活活的氣死了。王福對我做了一件好事，對他們做了一件壞事，也被東家攆出門。我倆個到大廟上對天發了誓，拜了兄弟。我的腿壞了，王福的名氣也給壞了，想受苦也沒人要呵！這就討吃吧。你當我是喜歡討吃？好要飯的人也有，三流子二流子有的是，我和他們捧的討吃碗差不多，討吃的心不一般。』武工隊員說：『再過兩天就不討吃了。』宋老小拍拍他那討吃碗說：『按實說，我也倒不是專門討飯吃，也能打點柴，也能做個小買賣，也能攪點工做，只不過我這討吃碗

上有冤氣，冤氣總得要出一出，不討吃我也得帶上它。死了也忘不了它！』

武工隊員拍拍宋老小的肩：『出冤氣的日子到了。幹吧！夥計，受苦的人要翻身，一要共產黨領導，二要自己幹。心要細，胆子還要大。這兩天，咱們游擊隊下川了，城裏的敵人在不長。』宋老小送他走下山坡，眼裏含着淚珠說：『好同志，不嫌我人窮，常到我窩裏來坐坐！』

那位武工隊員下了山坡，走到村子裏，天早已大黑。縣委老金和武工隊長也已經躺在炕上。他就回到自己住的祕密地方。

這時，老金和隊長住在鄧大的家裏。兩個人頭枕着手槍，躺在炕上，討論這村子裏建黨問題。隊長主張早建立黨，老金不大贊成。說他們是討論問題吧？兩個人也是閒扯。說他們是閒扯吧？偶爾也有些爭執。他們爭執時，鄧大正躲在窗戶外面偷聽。隊長說：『哪個村裏沒有黨員，咱們做工作，等於沒眼睛，誰也不給咱們吐一句實心話。』老金慢吞吞地說：『羣衆還沒發動一點點，你知道誰好誰賴？你就要找黨員？我這個人就是怪，寧肯沒有，不叫它賴。』隊長說：『老金，不能這麼說。我在这村裏呆過半個月，我看鄧大就不賴。鄧大這人很能幹，這麼大的一個村子，還是個游擊

區，不找幾個能幹的人當黨員，咱們的門面就頂不住。』老金笑笑：『我和你的看法不大同。你說鄧大好，我還不敢相信。我覺得對能幹的人總得多看兩眼，就怕他靠不住，牡丹花儘管它好看，總不如萬年柏又好看又結實。你見過這村裏有一個討吃的嗎？我見過兩次。昨天敵人快要進村了，他用手招呼我快走，要不是他，說不定我做了俘虜。我打聽過別人，他的名字叫宋老小，有時他討吃，有時他攪工。像這號人，你再打聽打聽看，說不定比鄧大好。』隊長說：『鄧大先算上一個，別的再考慮吧。』老金因為自己不太瞭解村裏情況，不說可否，也不願再爭執了。就順口答道：『這村裏情況，我啥也不摸，你看着辦吧。』

窗子外面，鄧大偷聽了這些話，心上也高興也不高興。高興的是有人說他好，不高興的是有人說他不好。事情過了好幾天，他心上還是嘀咕着：『這村裏討吃的只一個，就是宋老小。宋老小比我還好？哼，什麼狗東西，長的不像個人。早晚我得給他個厲害看！』

後來，不知是哪位幹部和鄧大說過一句話：『鄧大，你幹共產黨吧？』鄧大馬上就說：『幹。』他並且假裝工作積極，於是混進了黨。之後又拉了四五個人算是他一

夥夥。他拉的這幾個人，大都是能吃饱飯的人，又和鄧大是通氣的人。只有白玉春光景不好些，鄧大要他來參加，算是陪榜。至於宋老小，他不但叫他進黨，還想攆他出村去。因此，白家莊的工作，後來發生了問題，走了一些彎路。宋老小盼翻身，也盼得心焦。村裏有些人也就這麼傳說：共產黨是『上好下不好。』城裏有的人則傳說：『村幹部不好。』豈不知任何問題都有個根，要是追根來看，就不能這麼說。

提起白家莊來，這個村子是在恆山廟的山脚下，背靠着恆山廟，臉望着渾源城。這是半游擊區，我們去，敵人走，敵人走，我們住。它離恆山廟有十里路，離渾源城有七八里路。村裏有百十啦戶，戶口不算少，但在川下還只能算個小村莊。這是個一家村。村裏姓白的戶佔十分之九，剩下的漂零小戶、雜姓，寥寥可數。宋老小一人一戶。王福和宋老小住的隣窩，也是一人一戶。大約還有個把姓張姓李的吧。鄧大雖說姓鄧，雖說也是雜姓，但我這枝筆不能把他擺在宋老小一列。因為實際上他是改了姓的。有人早已把他和白富貴當成一家人看。鄧大當初在村裏並不吃香，不過白富貴爲了要打姓宋的，就把他拉拔上。鄧大是個有野心的傢伙，在村裏也想多佔些便宜，白

富貴未死時，鄧大得聽他的話，自己想發威也不敢，小虎還有老虎管着。等到白富貴一死，他就有些不同。他接了白富貴舊村長的位，做了個代理村長，這一下，簡直沒有地方能放得下他了！

第一篇 假手打着真旗

白富貴有一個兒子，大名叫白朝仙，綽號叫『白吃鬼』。這個白吃鬼，有點怪氣，只要他在家裏，就常常閉着大門。

一九四五年十月間，渾源城解放後，他多時沒出門，大門乾脆插住。哪知就在解放後第十天，鄧大自動領着一夥人，扛着鐵器，把白吃鬼那黑漆大門咚咚地打了開來，這好像是山崩地裂，這一下倒嚇住了白吃鬼。他急急忙忙地手上捧起一本書，臉白白地走了出來，問道：

『誰領的頭？』

鄧大把鐵鍬一插，答道：

『是我鄧大！』

白吃鬼把手上的書往後一背，又問：